



(CFP 图)

桂花香

□张族浩

人闲桂花落，天香云外飘。一阵阵清幽的桂花香气，袅袅地漫了过来。那香气不是扑面而来，而是像一丝凉凉的、透明的细线，直往你灵魂里钻。那一刻，我们仿佛也成了这水乡风光中的一部分，衣襟上染着它的旧梦。

多年以后，那一股清甜的桂花幽香，仍时不时闪现在我的记忆中。

前几年春节，好友新春返乡归来，携一小罐桂花蜜赠予我，笑言：“礼轻情意重。”这真是意外惊喜！如果说，水乡桂花那袭人的浓香，是给所有过客的一视同仁的馈赠，那这一罐承载友情的桂花蜜，那就被小心收集起来的金色花粒，才是留给我实实在在的念想。那桂花的香气，便从虚

无缥缈的气味，转化成了可以品尝、可以储存的实在滋味，它们被酿成蜜、添进酒、揉进茶、和进软糯的糕团里，融进往后平淡的日常生活里。

后来，父母搬家到一个新建的小区居住。中庭绿植郁郁葱葱，花木繁多，其中几株桂花树，备受我的青睐。它们静静地吐露芳华，毕竟数量稀少，所以那香，淡了，却也清了，像一曲古琴的尾音，在空气中拖着，欲断不断。它的香，是留给那些愿意停下脚步的安静的人的。

不久前的一个周末，我有些慵懒地刷着手机朋友圈，突然被一条和桂花有关的信息所吸引：一位制茶的朋友发的照片九宫格，在泉州安溪一个村落，满地的金色桂花，人们笑容可掬，打桂花、筛桂花、折桂枝、品桂花茶，并配文“把快乐都揉进花香里，这大概就是秋天最治愈的模



样”！那欢乐的情绪，仿佛都快溢出手机屏幕了。

原来在我生活20多年的泉州区域，还有这么一个桂花繁盛的好地方！翻看新闻视频中的桂花画面，一打下去，人们头顶上一片簌簌的轻响，随即，万千金色的密密的桂花，便纷纷飘落下来。那不是凋零，而是一场金色的雨，一场芬芳的雪。这般光景，是热闹的、是共有的，带着人间烟火的喜悦，全无孤芳自赏的清冷。

桂花如雨落，花香人陶醉，令人心生向往。易安居士写诗形容桂花：“暗淡轻黄体性柔，情疏迹远只香留。何须浅碧深红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。”我对这“花中第一流”情有独钟，多年的桂花情结始终延续着，只是时光易逝，我已从一个青年小伙，成了一位中年大叔，“欲买桂花同载酒，终不似，少年游！”



再远的路，走着走着就近了，再难的事，做着做着就顺了。



主办单位:泉州市委宣传部 泉州市文旅局
泉州晚报社 晋江市人民政府
承办单位:晋江市委宣传部 晋江市文体旅局
晋江市文联 晋江市社科联
协办单位:泉州市艺术馆 晋江市文保中心

九日山祈风石刻

□万代辉

拘那罗陀追着朝阳东渡
驻锡南北朝的丰州山麓
木鱼敲醒延福寺的晨钟暮鼓
满天彩霞拂拭山林
上演山中九日的传说

大唐盛开妖娆的牡丹
沿崇山峻岭映红宋元的刺桐
冬夏的风拂过山峦
水手为季节扶乩
崖石列阵出征的帆船
喧天锣鼓响彻大洋彼岸

祈风目光投向天空的候鸟
香火布施的甲板托付于海
祭词文字勒石如花
字里行间标注季节的航向
南来北往在惊涛骇浪的世界

瓷器、丝织、铁件、茶叶
烹出一座城的奢华盛宴
十洲人品吟着纵横的香韵
当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脚步
跨过七百年前的山中时光
柔漫薄雾里，摩崖正打开
一页页东方的神奇华章



扫描二维码
阅读诗会作品



惠安南端海边有着丰饶的海鲜，祖辈们的人们秉承“靠海吃海”的生存智慧，烟火气里藏着一款将物尽其用发挥到极致的美食——鱼签。它恰似碧海里荡漾的银波，闪烁着迷人的光芒，成为闽南海洋饮食文化中的特色美食。

据说早在唐代，勤劳智慧的渔民为了解决鲜鱼储存问题，便创制了鱼签。它不仅是一道美味佳肴，更承载着海边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殷切希望。

回首

人们常说“心里的‘小九九’”“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”，这些俗语和算盘有关。在计算机、计算器还没普及前，算盘是人们常用的计算工具。

记得那年，生产队的谷场上，等待分地瓜的喧闹人群像一锅煮沸的水，老会计一边用带着突起青筋的手背擦着汗，一边用另一只手的拇指、食指和中指，扒拉着算盘上的珠子。

而我和小伙伴玩算盘拨珠战、念口诀比赛的事历历在目，心里满是温馨。

初次对算盘留下深刻印象，是姑姑的那把老旧算盘，她每日与算盘为伴。姑姑高中毕业后，扎根乡村，在蔬菜满园

家乡人“番薯肚”，足见番薯在乡亲们日常饮食中的重要地位。制作鱼签的食材简单质朴，海产鱼和番薯粉这两种看似普通的食材，却能碰撞出令人惊艳的鲜美滋味。

首先，将鱼去除头尾、内脏和鱼骨，仔仔细清洗干净。鱼肉经过绞肉机的“洗礼”，变成细腻的鱼肉泥。将番薯粉放入盆中与鱼肉泥混合搅拌，接着，适量的盐水、味精、姜末等调料轮番上阵，为食材增添风味，搅拌直至充分糅合。搅拌好的鱼肉泥再放置到撒满番薯粉的桌面，揉成鱼肉粉团。

用手掌将粉团

轻轻搓揉成一块块的小团，再撒点粉后，用擀面杖拍打，确保其韧性。随后，将其碾压成薄薄的圆饼状生坯，放入竹筛中，一层层叠置，整齐有序。

灶台生火，控制好火势，母亲神情专注，将鱼签摊开放入锅里，用煎匙将锅中鱼签摊成圆饼状，翻面后，再放入一层，加入些许油，几层叠加翻煎。顿时，孩子们的目光都聚焦到锅里。诱人食欲的色泽逐渐

算盘之忆

□郭柯柯

上磨了磨，说：“这样就不会划伤手了。”父亲用算盘时，手指亦是上下翻飞，我用笔计算许久的算术题，他三下五除二就能搞定。

我上学学习珠算，那讲台上的算盘，铁壳子被磨出亮斑。压柄的连接处裂了道缝，露出里面的原木料。最底下那排珠子，有一颗歪了头，像一个不肯排好队的调皮蛋。学打算盘，远没有看父亲打算盘时的那般享受，有的只是枯燥无味地扒拉算盘珠和感觉永远快不起来的速度，即便老师偶尔的鼓励，成绩也仅一般。

再后来，随着日常工作的日益繁忙，算盘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。



天伦

□王金表

的地里劳作，算盘则是记录账目的得力助手。她使用算盘时，手指灵动如舞者，在算珠间轻盈跳跃，噼里啪啦的声响仿佛是一曲欢快的乐章。那些复杂的算术难题，在她手中不过是小菜一碟，眨眼间便能得出准确结果，且从未有过差错。村里人遇到账目问题，总会第一时间想到姑姑，她总是欣然前往，用算盘为大家排忧解难。

书橱里，至今珍藏着那把我童年及青年时期曾频繁使用，而后又长久被遗忘的算盘。框角上的那道豁口，是我小时候抢着扒拉算珠摔的，爸没骂我，用砂纸在角

益繁忙，算盘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。

我轻轻抚摸着从书橱里拿出的算盘，感受着它细腻的质感。在普遍使用手机、计算机的都市生活里，谁还和我一样，偶尔想起早年的老算盘呢？



(CFP 图)

在女儿年幼之时，我偶尔会取出算盘，试图将其作为玩具之余，也想激发她对珠算的兴趣，希望传授给她这项技能。然而，遗憾的是，她仅仅是将算盘视为新奇玩具，或是如同我儿时惊叹于姑姑和父亲熟练的珠算技巧那般，并未展现出深入学习的热情。最终，算盘仅作为一件装饰品存留。

我轻轻抚摸着从书橱里拿出的算盘，感受着它细腻的质感。在普遍使用手机、计算机的都市生活里，谁还和我一样，偶尔想起早年的老算盘呢？

而枕之，乐在其中。

我停下远行的脚步，回到父辈曾躬耕过的土地，细细重温这片土地上沉淀的风情。

我学父亲模样翻土锄草，没多久就背痛腰酸。“哪里有像你这样身体僵直干活的呢？要随锄而舞，人才轻松。”父亲一边说教，一边随锄而舞，动作协调，伛偻脊背迸发着韧劲。他调侃戏谑：“土地松软，不生杂草，这就是我的剩余价值！”十几分钟后，他缓缓气、擦擦汗，看看蓝天，安详的眼神翘首以盼的是夕阳。

老有所乐，每一个人都有适宜自己的生活方式。儿孙绕膝，把锄故土，霞光栖眉，欣然向晚晴！这就是父亲理想中的日子。雨后，地里又长出了嫩草，父亲津津乐道：“又有活儿干啰！”

我轻轻抚摸着从书橱里拿出的算盘，感受着它细腻的质感。在普遍使用手机、计算机的都市生活里，谁还和我一样，偶尔想起早年的老算盘呢？

记忆里的“双树”

□刘婉玲

外公一辈子与纸笔为伴。他善写楷书，横平竖直，撇捺含锋，每一笔都透着风骨。恰是字如其人，端方品性凝于墨间。退休后，他最倾心的事便是伏案抄录：为族里续抄家谱，为弦友誊录南音工尺谱。一行行蝇头小楷，工整如镌。那些几近被遗忘的古老音律，在他笔下，重新有了鲜活又庄重的生命。

外公不仅善书，还藏着另一手绝活——自制乐器。书房角落，时常堆着竹片、桐木、丝弦与刨花。那些精雕细琢的琵琶、古朴雅致的二胡、素净光洁的洞箫，一凿一刻，都出自他的巧手。每逢午后，乡邻们便三五成群地聚在他庭前，手持他制作的乐器，围坐在石榴树下。外公居中而坐，微闭双目，手指在琵琶弦上轻拢慢捻，一曲“直入花间”悠扬响起，清亮婉转的南音便漫过庭院，绕上枝头，听得人心头颤动。

若有年轻人来学艺，外公更是格外欢

喜。指法怎样摆、调子如何转，他不厌其烦一招一式地教，一字一句地纠正。曲终，他便敏捷地从树上摘下几颗熟透的石榴，掰开分与众人品尝。

树不言语，果自芳香。甜津津的石榴籽儿，晶莹剔透地裹在朴拙的果壳中，宛若外公满腹才情，却不事张扬，静默绽放。

如今，爷爷和外公都已远行，唯有院前的山茶、门前的石榴，依旧扎根于光阴里，守着旧日的痕迹。

风过时，偶有一片绛红山茶花瓣轻轻飘落手心，一颗清甜石榴籽悄然滚至嘴边。指尖触着花瓣的暖意，舌尖裹着籽儿的甜香，恍惚间，又听见熟悉的聲音在耳畔响起——

爷爷说，活着，要把光点在别人眼里；

外公说，做人，要把字写进自己心里。

两棵树，两种光。山茶会谢、石榴会落，但花叶与果实终会化作春泥，滋养新芽。



背景影

故乡的记忆深处，伫立着两棵树。一棵是爷爷院前的山茶，另一棵是外公门前的石榴。它们静立在流转的时光里，缀着微光。

那株山茶是爷爷亲手栽的，枝繁叶茂。待冬尽春来，满树绛红的花朵开得恣意热烈，那花瓣层层叠叠，尽情舒展，犹如爷爷那颗滚烫的心，灼灼地燃着。

爷爷曾是中学校长，一生执鞭传道，以渊博的学识和满腔热忱，浇灌出满园桃李。退下讲台后，他本可含饴弄孙，安享晚年，却毅然挑起老人会会长的担子，脚步愈发勤勉。村里的事，大到筹办教育基金会，小至帮邻家新生的婴孩取个响亮的名儿，他都一一惦记在心。记忆中的爷爷，常穿着件

洗得发白的中山装，风纪扣系得严严实实，背影笔直，步履规整。他的时间，好像从来不属于自己。

有一年，村里修路因资金短缺工程搁浅，爷爷日夜忧心，四处奔走。白天，他顶着烈日走家串户，和乡亲们共商规划、筹措款项；夜里，他坐在旧藤椅上，就着昏黄的灯光，一笔一画起草倡议书，仔细整理众人建议。终于，在众人的合力下，村里那条泥泞土路变成了水泥坦途。乡亲们都敬佩他。路上遇见了，总会唤一声“老校长”，饱含着信任。

爷爷的奉献，如同他种下的山茶，热热闹闹地开着，毫无保留。

外公的门前，有一棵石榴树，高过屋檐，枝干虬曲苍劲。夏初时节，累累硕果压弯枝丫，玛瑙般的果子咧着嘴笑，风一吹，满院都飘着清甜的香。



茶之雅称

●余甘氏

出自宋·李郛《纬文琐语》：“世称橄榄为余甘子，亦称茶为余甘子。因易一字，改称茶为余甘氏，免含混故也。”茶水饮之甘甜可口，喝完更是唇齿留香，余味缠绵，故得此称。

●苦口师

浓茶苦口，故称苦口师。泡一杯浓茶，轻轻啜一口，微微苦涩盈满口，而细啜便觉苦尽甘来。

见于宋代陶谷所撰《清异录·茗辨录》：“皮光业耽茗事。一日，中表请尝新柑，才至，呼茶甚急，径进一巨瓯。题诗曰：‘未见甘心氏，先迎苦口师。’众噱曰：‘此师固清高，难以疗饥也。’”

●鸟嘴

因茶叶形状似鸟嘴，故又称鸟嘴。唐代郑谷《峡中尝茶》云：“吴僧漫说鵝山好，蜀叟休夸鸟嘴香。”

●云腴

“我家江南摘云腴，落硙霏霏雪不如。”诗中的“云腴”即茶的别名，因好茶多产于山巅多云雾处，故称云腴。

●瑞草魁

瑞草为香草，茶为瑞草之首，极言茶之佳美。唐代杜牧《题茶山》：“山实东吴秀，茶称瑞草魁。”